



#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10期

2007年10月16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 伊朗派系政治与伊美关系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吴冰冰

1998年，正供职于兰德公司的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在其所著的《21世纪的政治冲突》中明确提出，“阻止有敌意的区域霸权的出现”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国家利益之一。2006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起，中东已经面临着一个新时代，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伊朗将成为该地区两大强国之一。如果把现在的伊朗界定为“对美国有敌意的区域霸权”，可以说美国在最近10年中所采取的中东政策并没有成功维护其国家利益。目前，对伊关系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关键，而美伊关系的走向也将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形势的一个核心因素。美伊关系受伊朗外交政策影响，后者则与伊朗国内的派系政治密切相关。

### 一、伊朗派系政治与9·11前的伊美关系

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发生到1989年霍梅尼去世，伊朗奉行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原则，推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政策。结果，伊朗在地区内外比较孤立，国际地位大幅下降，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恶化。

在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时期(1989—1997)，伊朗政坛存在保守和务实两派，外交政策以务实为主。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对伊政策则以遏制为主。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双重遏制”战略的推出和《达马托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对伊进行战略围堵的态势基本形成，伊朗的地缘政治形势异常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哈塔米于



1997年上台后开始推行“文明对话”和“缓和”政策。

在哈塔米任总统时期(1997—2005),伊朗政坛的基本格局是保守派、务实派和改革派并立。保守派与改革派在内外政策上相互对立。务实派虽然在总体上支持哈塔米倾向“缓和”的对外政策,但在一些涉及保守派关键利益的内政和人事问题上支持保守派,因此属于事实上的中间力量。在外交政策上,保守派与改革派主要有三点分歧:(1)对美关系。保守派反对与美妥协,改革派则认为通过与美合作来改变美对伊立场是有利的。(2)阿以冲突。保守派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改革派则倾向于以分治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3)军力发展。改革派认为伊朗只需必要的防卫力量,保守派则认为武装力量应得到更大发展。

尽管有保守派的掣肘,哈塔米在外交上仍积极推进“文明对话”与“缓和”,将重点放在发展与周边国家、欧盟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上,同时兼顾与中、俄的关系。对美缓和是哈塔米的一个重要外交目标。1998年,伊美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2000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发表讲话,表示要推动与伊朗和解。但是,2001年布什政府的上台和9·11事件的发生使伊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发生逆转。

## 二、伊朗新保守派和新务实派的崛起

伊美关系在2000年未有突破,其根源在于伊朗内部的派系政治格局。伊朗的国家权力结构中有两套权力系统:经选举产生的权力系统和非经选举产生的权力系统。前者主要包括总统和议会,后者主要包括最高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保守派控制的最高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和务实派控制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构成了伊朗的核心权力三角,代表着保守派和务实派在利益基础上的合作。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保守派的对美立场才是决定性的。如果保守派希望改善伊美关系,他们宁愿自己走出这一步,而不愿让对立派系从中渔利。因此,在改革派掌握总统和议会的情况下,伊朗没有与美国真正和解的可能。伊美关系和解的基本前提是,伊朗保守派至少要掌握总统职位。

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布什政府对伊朗采取“过河拆桥”的政策,将伊朗视为“邪恶轴心”。由于哈塔米的对美政策已走到绝境,加上他在国内问题上表现欠佳,改革派从2003年起日益衰落。在2004年的第7届议会选举中,保守派阵营取得大胜。

此时,保守派阵营内部的格局也有所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派,还包括新保守派和新务实派。新保守派是立场激进的新生代保守派,其代表是伊朗现任总

统内贾德；新务实派是立场务实的新生代保守派，其代表是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新保守派的势力基础主要是民众动员军和革命卫队，其精神导师是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基·米斯巴哈·亚兹迪。新务实派的势力基础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部门和正规军，他们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系密切。

在现在的伊朗，生活着差异明显的三代人：主导了伊斯兰革命的“革命的一代”；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青年时期受两伊战争强烈影响的“战争的一代”；在伊斯兰革命前后出生、约占总人口2/3的“和平的一代”。传统保守派出自“革命的一代”，新保守派和新务实派则出自“战争的一代”。尽管二者同属保守派阵营，但在对外政策上存在两个分歧：(1)对美态度。新保守派试图通过反美、反以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新务实派则主张为了伊朗的利益而与美接触。(2)核问题。新保守派坚信核力量至关重要，不愿做任何让步；新务实派虽然也认为伊朗崛起需要核力量，但有所节制，希望通过缓和伊美关系减轻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忧虑。

拉里贾尼属于保守派阵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内贾德的差别日益明显。他认为，基于自身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和世界政局的变化，伊朗必然要成为地区大国。因此，伊朗要采取更为务实的政策，而非意识形态化的立场。所以，如果说新保守派的核心话语是“美国衰落”，新务实派的核心话语则是“伊朗崛起”。新保守派与新务实派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支持发展核计划，以此作为伊朗实力的后盾。但是，新保守派是想利用核计划与美国对抗，新务实派的目的则在于利用核计划与美国讨价还价，从而达到共存的局面。因此，内贾德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拉里贾尼则承认应与国际社会合作。

### 三、伊朗派系政治的发展与伊美关系走向

按照哈利勒扎德的逻辑推论，防止伊朗成为“有敌意的区域霸权”可以有两个侧重点：阻止伊朗成为区域霸权，或改变美伊敌对关系。

阻止伊朗成为地区霸权有和平和战争两种方式，即遏制和军事打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雷·塔基亚指出，遏制是美国国内遭到反对最少的对伊政策，也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事实上一直在执行的政策。但他明确指出，“遏制从未起过作用，未来起作用的可能性更小。”在美国的长期遏制之下，伊朗目前反而出现崛起的局面。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凭借以伊拉克为重点的周边政策、以以色列为重点的地区政策和以美国为重点的全球政策，伊朗明显改善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形势，其标志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6年哈马斯的胜选及黎以战争。关于军事打击，斯坦福大学的斯科特·萨根指出，美国或以色列对伊朗



核设施实施空中打击都是不可取的。美国也曾就具体问题与伊朗展开接触，但这更多是为了某些具体利益而进行交易，没有脱离遏制的总体思路。

在遏制和军事打击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改变敌对关系成为美国的替代性选择，这也包括战争和和平两种方式。战争方式即武力推翻伊朗政权，但鉴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先例，此方式的实施可能较小。和平方式就是伊美关系全面正常化。

美国的选择与伊朗国内政治的演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布什政府和内贾德政府仍在台上时，双方推进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较小。伊美正常化的一个前提是伊朗方面由有谈判意愿的保守派担任总统，内贾德显然没有表示出该意愿。2006年12月，伊朗专家委员会举行了选举，该委员会负有在现任最高领袖去世时选举新一任最高领袖的职责。内贾德的精神导师米斯巴哈·亚兹迪在选举中显露了出任最高领袖的意图，这引发了传统保守派的警觉和牵制。选举结果表明，以内贾德为代表的新保守派和传统保守派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新保守派与新务实派的力量产生了微妙的消长。如果新务实派取得总统职位，从伊朗方面来说，美伊关系就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因此，2008年的议会选举和2009年的总统大选具有关键意义。

在现阶段，伊朗新保守派在台上对伊朗的总体利益可能是利大于弊。在美国遏制政策至少短期内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将被迫在军事打击和全面和解这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它作出决断的时间越晚，伊朗获益就越多。只要不出现美、欧、中、俄四方达成对伊统一战线、阿以实现全面和平或伊拉克重建取得突破等重大变化，对伊朗比较有利的战略态势就能够维持甚至加强。

目前，从伊朗方面来看，对美关系全面改善是最有利的，维持现状居于其次，军事对抗则最不利；但从目前伊朗方面政策选择的排序上看，维持现状是首选，改善关系其次，军事对抗排在最后。就美国方面而言，全面改善关系最有利，军事对抗其次，维持现状最不利；但从目前美方政策选择的排序上看，遏制政策为首选，军事行动其次，改善关系排在最后。伊朗的政策选择基本符合其利益，美国的政策选择则不能有效维护其利益。在内贾德和布什都在台上的时候，美国继续维持遏制政策的可能性较大；如新务实派在伊朗大选后上台，美方又在总统大选后调整政策选择顺序，双方有可能改善关系。考虑到美国大选在前，伊朗大选在后，伊朗将掌握一定的主动权。